

三味书屋

# 让幻梦照亮现实

## ——浦子长篇小说《大中》的艺术追求

鲁太光

关于浪漫主义文学，其杰出代表、德国作家诺瓦利斯如是说：“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之所以引用诺瓦利斯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最佳定义”，是因为笔者在阅读浦子的新作《大中》时，感受到了当前文学创作中极其匮乏的一种气息——浪漫主义。作者在小说中利用一切手法为现实加魅，从而使小说语言变得如梦境般朦胧多义，小说中的一切也因此而变得陌生起来，神秘起来，未知起来……

这种浪漫气息从小说一开始就洋溢开来，小说赋予寥寥和贤达的相遇以一种无比狂野的氛围。在浪漫气息中，“王庄”几乎脱离现实而成为一个遗世独立的桃源：这里有苍茫的群山、古老的院落、汤汤的河水、飘摇的风雨；这里有奇特的风水、奇瑰的风景、奇崛的风物、奇异的风情；这里有灿烂的文化、激烈的戏剧、摇摆的人事、动荡的人情；这里更有卓异的人物、迷离的故事、动荡的人心、离奇的爱恨。穿行在这样的山水中，徜徉

在这样的风情中，穿越在这样的故事中，慢慢地，你会觉得自己出离了真，出离了善，出离了美；慢慢地，你会觉得自己融化到一个虚无、遥远的未知世界中去了。

这一切，达到了诺瓦利斯所言的“浪漫化”效果。然而，笔者想强调的却是：尽管小说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气息，但这绝非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相反，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精神的小说。透过词语的梦境，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作者的遁世、放纵、逸乐，反而看到了一张比平时更急切的面孔，看到了一颗比平时更热切的心，看到了一种更为迫切的现实情怀。在作者看来，端正的诉说、规矩的叙述、方正的描摹，很难将这种情绪传达出来，因而，他必须变形、夸张、暗示、通感——就是说，必须以浪漫化的艺术手法将现实幻化为梦境，而后又以这梦境照亮现实。

小说浪漫化最重要的表征其实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比如寥寥这个奇女子，她一出场就与众不同，显示了强劲的野性与生命力。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寥寥不是一个具象的人物了，而变成了一种气息，一种地母般的气息。这种气息化解苦难、绝望，包孕生命、未来。寥寥的父亲德青，是小说中另一个具有

浪漫色彩的人物。通过战斗英雄报告团成员李战、郑士之口，我们已经间接听到了他的传奇故事，知道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长官、现今的志愿军团长、战斗英雄在朝鲜战场上是何等的威风。然而，就在读者对他满怀期待的时候，这位“英雄”却折戟归来——他为了挽救自己的战友，主动做了战俘，在战争结束后，通过战俘交换才得以回家。我们知道，“战俘”身份会给他带来怎样的伤害与屈辱，但与主流叙述不同，这位归乡的“战俘”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再次成为“王庄”的捍卫者。

与寥寥、德青这样明亮的人物与象征相对，小说中还有一些暗黑的人物与梦境。比如德行，这个靠父亲王传本苦心经营当上乡镇干部的人，起初还满心羞赧，可不久之后就洞悉了厚黑，习惯了贪婪，不停地将脏水往他的恩人德青身上泼。而当他的父亲醒悟过来，让他忏悔时，他反而变本加厉。这时，小说一下子坠入漫长的黑暗之中。再比如跃进，这个王庄的“后起之秀”，他原本崇拜德青，但在肮脏的梯子上越爬越高时，内心也越来越暗黑，最后竟然设计伤害自己的乡亲，伤害自己的恩人。因而，当跃进再次出现在“王庄”时，伴随他的，也就是梦魇一般的眼

光与事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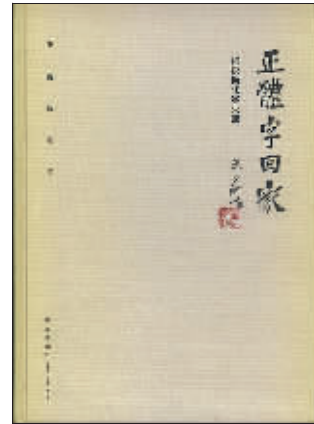
寥寥、德青 VS 德行、跃进。一组光明，一组暗黑；一组温暖，一组冰冷；一组寓意希望，一组寓意绝望；一组孕育生机，一组带来毁灭。笔者之所以从小说中抽取成这样彼此对立的人物与梦境，是因为这就是小说的主要矛盾，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归纳来看，这一矛盾是作者“王庄三部曲”前两部《龙窟》《独山》中矛盾的延续，即“王庄”中的两大家族围绕着礼义、道统、财富、名望等展开的一系列复杂缠斗，是德青家族以德报怨与德行家族以怨报德之间的循环纠结。不过，由于宏阔的现代生活强行突入，在《大中》中，这一围绕着家族展开的矛盾，不过是一个微弱的尾声而已，或者说，围绕着家族矛盾展开的“罪与罚”的故事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

《大中》从新中国成立初写起，一直写到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人民在求富求强的现代之路上跋涉的半个多世纪，我们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曾遭遇了极大挫折。对此，尤其是对这一过程中的挫折，作者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因此，《大中》的矛盾早已溢出家族范畴，有了更为深广的时代内涵。

(作者为《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评论家)

荐书

### 《正体字回家》



作者	流沙河
出版	新星出版社
日期	2015年4月

《正体字回家》是流沙河先生晚年说文解字系列的收官之作。本书通过对450多个常用简化字失据的解析，为读者展现了一条清晰的文字传承之脉络，让大家在阅读中感受到汉字的内涵之美、运用之雅和变革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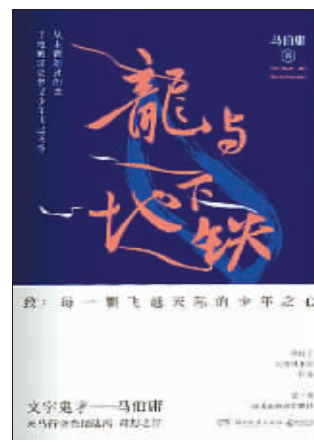
流沙河曾经说过，虽然汉字不会说话，但每一个汉字展示给人们的“外形”，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不能随便拆分或者改动它们。因此在《正体字回家》一书中，他对一些字作了有趣的解读。如对简体字“爱”，老先生就有些“耿耿于怀”，认为正体字中“爱”有心，简化之后，“爱已无心如何爱”？而对于

“美”字，老先生又指出“一点一划少不得”，因为“美”的正体字比简体字多了一点，也就是左下是三点水，意思是羡慕得流口水的意思，而今少了那么一点，汉字的趣味尽失。

在《正体字回家》中，老先生对每个字的来历都以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古写、正字、简体等形式对字体变化的脉络作了清楚的交代，让读者从中感受到汉字的变化之趣。如“恋”字，在甲骨文中是一横下面挂三条丝线，指湘中农女搓麻成绳，意指男女相好，感情互相胶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叫恋。如“婴”字，老先生考证其本义为项链，“婴字二贝表示多贝，绕颈被女性佩戴。”这样细致的解读和考据，着实令读者叹服。

汉字简化之后，书写变得更加便捷，然而有时间、有兴趣，大家不妨从约定俗成的简化文字“攀援”而上，寻找正体的源头，享受中华汉字之美。  
(推荐书友：虞时中)

### 《龙与地下铁》



作者	马伯庸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6年1月

类型文学的创作难度和艺术高度均不逊于纯文学，四大名著就是典型。“文字鬼才”马伯庸借鲤鱼跃龙门这个神话来展开故事，唐天子因治世有方，经济倍增，急需解决运输困难，于每年龙门节，派兵埋伏在黄河壶口，捉新龙来运作地铁。巨龙们被死死监控，龙尾还被锁链拴着，每天在黑暗和狭窄中度过。人类无疑也由此埋下了浩劫的种子。巨龙们在失去自由时，忍痛抵下颌三尺处的逆鳞——蕴蓄着龙族的怨念，最终汇聚成一条大孽龙，越绝壁，就越凶险。

书中处处处理寓言手法。人类为了追上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开发资源，一旦过头就破坏了平衡。个人发展也是如此，为了追求上乘生活，付诸各种努力，不顾自身健康，甚至不顾良心道义。而种下的这些恶果，最后统统要还于自身。

相信马伯庸不是为了要谴责某类人或某种观念，他只是想唤醒初心。巨龙们暂时沉睡者，它们会满足于零食和哪吃它们起的名字，充分彰显了对人情味的渴求。天子虽一时糊涂，但当大孽龙降临时，处事果敢，有担当，掩护百姓安全撤退。清风道长也在大难之时悟彻，以保卫长安为第一责任，为了争取拔出大孽龙鳞片的时间，毅然毁去白云观的百年基业，最终溘然长逝。正邪两股力量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关键是看何者胜出？

天子甚至还让巨龙以自由，去留随心，绝不勉强。如果巨龙愿意继续留下工作，会让它们合理安排时间，并破除一系列陈规。这就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真正的大一统。

(推荐书友：江泽涵)

### 《非洲三万里》



作者	毕淑敏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6年1月

美国学者布罗蒂格姆教授说：“在中国，关于非洲的认识极为肤浅。”诚然，各大书店或图书馆中，描写欧美的文献繁多，而关于非洲文化的书籍则明显要少得多。

毕淑敏二度游非洲，也无需作深入了解。她乘坐“非洲之傲”驰骋于非洲大地，摄下百余张彩图，之后闭关一年，创作《非洲三万里》。这本游记记述了途经之地的山川景色、民俗风情，以及奇闻逸事，为读者带回了一个颇为独特的非洲。如果只为了了解以上内容，那么仍然是肤浅的。毕淑敏的旅程记录并不是走马观

花，我想她真正想展示的是“尘世间，生命中的温暖和荒凉”。她在旅途中见到形形色色的人，还探访了全球最大的贫民窟维托，并尝试从历史、心理等多方面去探究人性隐秘。

立意决定高度，思想是灵魂。真的善良敢于直击人性中的阴暗，毕淑敏无情地翻开了人与人之间最卑鄙的一页——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欧洲殖民者通过贿赂黑部落酋长来捕捉其他部落的黑人，进行奴隶贩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以非制非”。

非洲三万里》承袭了毕淑敏一贯的文风，细腻、沉静、恬淡，没有丝毫刻意，原汁原味，又超乎生活。以毕淑敏的一句话来收尾：“人世间的一切危难，未来的种种不可知，都不必太忧心忡忡。安稳下来，有所节制，顺着天地万物的轨迹缓缓运行好了。”  
(推荐书友：阿返邦崖)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品鉴

# 以自己的方式留住乡愁

## ——读《下田》有感

崔海波

猴年新春，我阅读的第一本纸质书是《下田》，作者周华诚是杭州一家媒体的记者。2013年，他和父亲一起用最传统的方式耕耘自家一块小小的水稻田，并用文字和图片随时记录稻米生产过程：播种、发芽、插秧、耕耘、收割、翻晒。这本书的定位是“写给城市的稻米书”，事实上，不仅仅是城里人，如今很多农村青少年也不太了解盘中餐是怎么来的。

周华诚的老家在浙西山区，小时候也跟随父母下田种稻，在他的记忆中，大人们总是手把手教孩子犁田、耙田、插秧、收割，因为在那时的父辈们看来，种田是一种吃饭的技能，必须掌握。如今，老牛耕田、弯腰插秧、镰刀收割等劳作场景至少在我们江浙沿海一带已经很少看到了。在阅读《下田》这本书时，我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家乡鄞州樟村。作为

浙贝之乡，如今种贝母的几乎仅剩老年农民，浙江种植技艺已经被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父亲作为该技艺的传承人，被本地一所小学聘请为校外辅导员。

我也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记录悠久且美丽的农耕文化。2012年，我买了一台高清摄像机，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父亲，想拍摄一部关于他栽种贝母及从事其他农事的纪录片，片名也想好了，就叫《把节》。宁波老话“把节”是勤快的意思，只有把握住节气，适时播种耕耘才能有收成。那年，我从立春开始，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大概拍了五六个节气里父亲种贝母、摘茶叶、挖笋等劳动，但最终没有坚持下去。毕竟摄影不是我的强项，玩玩可以，想出作品是不现实的。但也不是没有收获，长达几个小时的画面素材存在硬盘里，说不定哪一天在某个片子里就用上了。

2013年，我们曾跟拍了宁波

市种粮大户许跃进种植水稻的全过程。与周华诚《下田》里记录的传统作业方式相反，许跃进是现代农业生产机械化，近千亩的水稻种植全面实行机械化。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选种机、插秧机、施肥机的运作，大开眼界。特别是晚稻收割那天，站在田埂上看着庞大的联合收割机在稻海里所向披靡，我着实感叹了一番。

鉴于自己近些年对农业生产的观察记录经历，我阅读《下田》一书比较认真仔细。作者在叙述当下水稻种植过程时，常常穿插很多童年记忆，比如捉泥鳅黄鳝、舀水灌田、收菜榨桐油、吃玉米糝子饭等，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故乡赤诚的爱，以及对农村、对土地的深层关注。“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肩负犁铧，与大牛小牛一起，行走在烟雨蒙蒙的田间小道上……”延续了几千年的最最普通的农村风景，现代人恐怕只能到唐诗宋词里去寻找



了，辛苦且美丽的田园生活，是每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挥不去的乡愁。

《下田》一书的文字朴素中透着诗意，作者还以一个专业摄影师的眼光凝视故土，他镜头里的稻花、谷穗、野草，美得令人窒息，这些景物在我们的家乡再平常不过，彼时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如今却百看不厌。不仅仅是因为作者摄影水平高超，更因为这一张张图片激活了沉淀在心中的光阴的故事。

书人书事

# 拓印在哈佛的“中国清朝”

琦筠

正月初四，我惦记先看到却还没买的一本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特意逛到新华书店将其买下。该书的作者是孔飞力，看简介，1933年生于英国伦



敦。恕我孤陋寡闻，我先前并不知道孔飞力是何许人。第二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讣告：孔飞力于2月11日逝世。我看看这个名字眼熟，一琢磨，哎，可不是刚买的那本书的作者嘛。也就是说，我买他的当天，他恰恰离世。这种巧合，如果非得勾连点意义，那可能就算是“薪火相传”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缘分”。此书当好好阅读与收藏，以示追悼。

《叫魂》这本书，读着不累，不少章节如小说叙事引人入胜。我列举几个章节的标题，“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第七章，妖首的踪迹”“德清县的石匠们”“胥口镇奇事”“张四儒的坦白”……就这样的题目，不被假想成《水浒传》《西游记》，估摸着也会是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那样的作品。而事实上，这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是实打实的学术著作。“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孔飞力在序言中说，

“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但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叫魂”这种听上去荒诞不经、事实上也的确是子虚乌有的民间谬误，怎么会成为研究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时被当作案例而被关注到呢？1768年，一种叫作“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传播者认为，被剪去发尖的人只有把头发全都剃光才能脱离妖术控制而保全性命。而清王朝定有一条铁律：留辫。这显然就是与清王朝叫板。为此，皇帝与官员间产生多种渠道的联系。形式上，密奏与朱批相当频繁；内容上，不乏施压与撇清的“智力游戏”。孔飞力熟练了那些原始文书，讲述时胸有成竹、左右逢源，由此清晰图解了“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

孔飞力何许人？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77年起在哈佛大学执教，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

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此书译者陈兼、刘昶是大学历史课教授，都曾以《叫魂》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对此书甚为喜爱与熟悉。但是，要忠实、自然而精当地翻译此书，两人表示，这需要殚精竭虑。因为，“孔飞力教授写作此书时大量引用了清代的文献档案资料，在论述过程中，又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稀奇的故事的同时，将它们与自己对于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与一种深刻的历史人文关怀糅合在一起，以极为生动精巧的英文写成了这本书。”想要跟上这样的节奏，谈何容易？

孔飞力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就三四本书。对中国清朝研究的主要成果，除《叫魂》之外，就是《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可就是凭着这两本书，奠定了他在哈佛大学以及整个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威望。因此，《叫魂》一书可以说孔飞力以切片取样的方式，拓印在哈佛、呈现于世界的“中国清朝”。